V
B620.78
C46

册 6上
卷 10-12

國家有重人則主權去而士路

新刻陳太史經濟言輯要卷之十

權寵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廣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當塗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讐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爲之用

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譚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讐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蔽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愛于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無黨孤特夫以疎遠與信愛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莫獨說于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于愚人賢士程行于不肖則賢

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
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辦進業其修士不
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
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
佰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辦之功息而毀誣
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于近習精潔之行決于毀譽
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
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
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
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韓非孤憤刪

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哺乳多則
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
者非一也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
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
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鉄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
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
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
地欺誣鬼神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
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王符潛夫論貴忠篇刪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

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塗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胥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胥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使群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借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此刼殺之徵也類語

有道之君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

內外表裏爲奸古今往往如此

狥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達則是私道不遂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浸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權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外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諸子

宦寺

將相者天下大權之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爲政本而中書令管樞密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窃相之柄也故陳蕃竇武何進之徒一有規畫奏啟即爲所窺先發制人禍不旋踵而國祚隨之唐中葉以倚兵戎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容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窃將之權也故勳德如李郭則俛首受節制而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祚矣兵刑者人主威柄之所自出也漢自桓靈以來有黃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也故窮捕鉤

黨剿戮名士皆黃門壯寺獄之所爲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中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所爲也蓋將相之任彼得以據之兵刑之司彼得以專之而又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積漸之久故也文獻通考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禍深于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于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于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主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亾國其次亾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

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于內而疎忠臣碩士于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論刪

臣以爲陛下之所慮者宜先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柰何以羸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恃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矣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闔寺專廢立之權陰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患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欝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耳劉蕡直言極諫對刪

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于其君而自固

說小人不可輕擊真不朽名言

于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亦其禍止于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亾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知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君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址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于頸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亦漢之亾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于獻帝天下之權歸于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于朝退不容于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于身亦衰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亾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于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于身亦至于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亾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

割癭之喻千年以來獨鄧何進袁紹崔昌遐之徒知割癭而不知大命之隨者也

裂四出而繼之以亾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
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于一決以快天
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表爲崔敗則爲何竇
爲訓汪然則忠臣義士亦何取于此哉夫竇武何進
之亾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
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可
謂大臣矣蘇軾大臣論上

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
器委受國柄使群醜刑隸斐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
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兢兢虎豹

窟于麛塲豺狼乳于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
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兢封
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
寒之鬼高門穫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亾者悲
于寃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嘆息
者也且秦之將亾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于忠
舌國命出于讒口擅閻樂于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
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劉陶

陳時事疏刪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

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置中常侍官于是中官始盛焉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于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于當今雖時有忠公而兢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慘夷五宗府署第館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南金和寶永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嬪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繡繢皆剥割萌黎兢恣奢慾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疆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搆亂區夏斯亦運之極乎 范曄宦者傳論刪

后妃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譽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軼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

皇妃之家席榮恃寵不顧其後此蔵宜日夕佩服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以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亾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范曄皇后紀論刪

菸菸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王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悋斑姬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桄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鑒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取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張華女史箴

酷盡小人形狀

朋黨

大凡君子與君子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踈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

分明是元祐紹聖影子

朋用君子之朋則天下治矣 歐陽修朋黨論 刪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與禍莫大于權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如斷蛇不亟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 蘇軾續歐陽朋黨論 刪

君子去奸妙用盡在此篇

柳奸

天下之權在于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亾其身則亾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于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于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于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知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遜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逼如此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亾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出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